靈樞經

靈樞經卷之七

錢塘張志聰隱菴
同學　余國錫伯榮
　　　任允謙谷庵　合參
門人王弘義子方校正

逆順第五十五

黄帝問于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脉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脉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虚實有餘不足也刺之大

出則內虛外實入則內有餘外不足也●大氣以過盛之刺其氣虛

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

余伯榮曰此論病氣亦隨血氣出入于皮膚經脉之外內而刺之有法也氣有逆順者謂經脉外內之氣交相逆順而行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升降出入脉有盛衰者謂經脉外內之血氣有出有入是以有虛有實有有餘有不足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方來之可刺也與其方盛之未可刺也與其已過之不可刺也

黃帝曰烖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

之脉。無刺病與脉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襲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脉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逢叶彭

此言刺法有如兵法。當避其來銳。擊其惰歸。按史記軒轅之時。神農時世衰。諸侯相侵伐。及蚩尤作亂。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故卽以用兵之法。而爲刺之大要。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是以無迎逢逢

之氣無擊堂堂之陣俟其氣衰輒亂然後擊之無有不克者矣熇熇之熱熱盛于皮膚也漉漉之汗邪盛在肌膚也渾渾之脈邪入于經脈也病與脈相逆者真邪相攻也離合真邪論曰夫邪去絡入于經也舍于血脈之中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知機之道不可掛以髮蓋邪之方盛不可迎邪之以往不可追俟其來去之時如發機之速不可差之毫髮者也刺其未生者未生于脈中也未盛者邪來之未盛已衰者邪去之已衰故曰

方其盛也。勿敢毀傷。謂邪氣方盛。則真氣大虛。故勿敢寫邪。以傷正氣。刺其已衰。事必大昌。上工治未病者。未病于脈中也。蓋傳溜于血脈。則有入府于藏之患矣。○余伯榮曰。按此篇篇名逆順。而伯高曰氣之逆順。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是雖論刺之大約。而重在氣之逆順。夫天道右遷。地道左轉。四時之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升降出入于天地之外內者也。五藏者生長化收藏之氣。此皆陰陽相貫。環轉無端。夫人皮以應天。肌肉應地。血脈應地之經水。氣之逆順。謂氣之環轉

始入于脉與相逆者邪已合則波隴不起氣脉而行

于經脉皮膚之外內交相逆順而行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氣是以下工刺其方襲者謂病之方襲于脉中也與其形之虛者謂病之盛于皮膚而爲痛㾓之熱漉漉之汗也與其病之與脉相逆者謂病邪始入于脉也蓋脉氣之出于皮膚從經而脉脉而絡絡而孫孫絡絡而后出于氣街邪之入于經脉去皮膚而入于絡去絡而入于經是以病與脉之相逆也夫邪去絡入于經也如涌波之起時來時去無有常在其病氣已衰則難脉而行矣故曰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此篇重在知人氣

之逆順應天地四時五行則知邪病[illegible]出入矣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

任谷庵曰此章論五藏六府津液榮衛皆秉氣于胃府水穀之所生養夫穀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歸所喜津液

各走其道穀氣津液已行榮衛大通所化之糟粕乃傳于小腸大腸循下焦而滲入膀胱也

黃帝曰榮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摶音團

任氏曰此言入胃水穀所生之精氣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兩焦上焦中焦也上焦出胃上口中焦亦並

胃中故曰胃之兩焦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
以受氣別出兩行榮衛之道其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
行脈中衛行脈外大氣宗氣也胸中膻中也其宗氣之
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上出于肺循喉咽以
司呼吸呼則氣出吸則氣入也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
以五味穀入于胃化其精微有五氣五味故為天地之
精氣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其
大數常出三入一蓋所入者穀而所出者乃化糟粕以
次傳下其津液溉五藏而生榮衛其宗氣積于胸中以

司呼吸其所出有三者之隧道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余伯榮曰按本篇言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于胸中命曰氣海出于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此宗氣之行于脉外也蓋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邪客篇云宗氣積于胸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此宗氣之行于脉中也一呼一吸脉行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十丈為一周此應呼吸而脉行循度環轉者也故

曰宗氣流于海其下者注于氣街其上者走于息道其
行于脉外者直下注于氣街而充遍于皮毛也
黄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秔米
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黄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
辛五畜牛甘犬酸猪鹹羊苦鷄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
苦葱辛五色黄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
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謂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秔
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
豆黄卷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

氣合于氣
味合于味

黃黍雞肉桃葱。秔稷同

一余伯榮曰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是以五色合五味而各有所宜也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色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津液各走其道以養五藏故五藏病者隨五味所宜也

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

余氏曰五味五氣有生有剋有補有寫故五藏有病禁服勝剋之味

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

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黄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黄黍雞肉桃葱皆辛

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色者氣之華也緩急燥濕藏氣之不和也五藏有五氣之苦故宜五味以調之用陰而和陽也愚按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而又曰脾色黄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蓋脾為陰中之至陰

言乃火之未詳其義疑

而主濕土之氣。乃喜燥而惡寒濕者也。故宜食苦以燥之。然灌溉于四藏。土氣潤濕。而后乃流行。故又宜食鹹以潤之。是以玉機真藏論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旁者也。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故宜急食苦以燥之。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謂加黔喙之屬艮止而不行。是以食鹹以滋其潤濕而灌溉也。蓋脾爲土藏。位居中央。不得中和之氣。則有太過不及之分。是以食味之有兩宜也。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于歧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覃音譚

余伯榮曰此章論寒水之邪而為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諸證經云太陽之上寒水主之寒者水之氣也腎與膀胱皆積水也故曰石水石水者腎水也如水溢于皮間則為皮水寒乘于肌膚則為膚脹留于空郭則為鼓脹客于腸外則為腸覃客于子門則為石瘕皆水與寒氣之為病也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外之皮膚肌腠

內之藏府募原腸胃空郭皆正氣之所循行氣化則水行氣傷則水凝聚而爲病是以凡論水病當先體認其正氣知正氣之循行出入則知所以治之之法矣

歧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頸脉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余氏曰此太陽膀胱之水溢于皮膚而爲水脹也太陽之氣運行于膚表此水隨氣溢而爲病也太陽之脉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循頸而下目窠上微腫水循經而

溢于上也。其頸脉動，水傳氣而及于脉也。欬者，水邪上乘于肺也。陰股寒，足脛瘇，太陽之氣虛而水流于下也。腹大者，水泛而土虛也。亦在皮中，故按之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

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鼟鼟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鼟音空，鼓聲。窅音杳。

余氏曰：寒者，水之氣也。此無形之氣客于皮膚而爲虛脹也。無形之氣，故鼟鼟然不堅；氣脹，故腹大身盡腫也。

寒氣在于肌膚故皮厚窅深也夫水在皮中故按之即起此病在氣故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者寒氣在皮膚而脾土未傷也

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佘氏曰此寒氣乘于空郛之中所謂藏寒生滿病也藏寒者水藏之寒氣盛而火土之氣衰也身皆大者脾主肌肉也色蒼黃腹筋起者土敗而水氣乘之也

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

離歲故如懷子之狀推之則移

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藏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藏舊文歲今改正）

此寒氣客于腸外而生覃也夫衛氣夜循藏府之募原行陰二十五度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則衛氣不得營行矣因有所繫癖而內着者此無形之氣相搏于腸外空郭之中而着于有形之膏募也是以血肉之惡氣乃起瘜肉乃生而成此覃久則離于藏府之脂膜如懷子之虛懸按之則堅推之則移不涉于藏府故月事

[illegible]積一月而下不去如娠故曰惡血

以時下此其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余天已胞中血海也在少腹内男子之血上唇口而生髭鬚女子月事以時下寒氣客于子門則子門閉而胞中之血當寫不寫留積而成衃塊日以益大狀如懷子血留胞中故月事不以時下單瘕皆生于女子治之者可導而下之

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余氏曰膚脹者寒氣客于外鼓脹者寒氣客于內故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蓋先寫其外後調其內而復治其外外內之相通也任氏曰腸覃石瘕乃有形之血積可從氣分而導之膚脹鼓脹乃無形之氣脹可從血絡而寫之血氣之相通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

此篇論病形而傷其精氣神也三邪雜至合而爲痺[illegible]

內而傷其精氣神者有似乎鬼神可祝由而已也篇名

賊風者言往古之人恬惔虛無精神內守邪不能深入

故可移精祝由而已當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

傷其外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

肌膚故祝由不能已也夫心主脈諸血者皆屬于心嘗

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脈之中則傷心藏之神矣分肉

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留于分肉之間則傷其氣矣若

有所墮墜則有傷于筋骨筋卽爲肝骨卽爲腎血卽爲

心惡血在內則傷心藏之神有傷于筋則傷肝藏之魂

有傷于骨則傷腎藏之精卒然喜怒不節則更傷所藏之神魂飲食不適則更傷水穀之精液寒温不時則傷在外之形氣形氣傷則腠理閉而不通其間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之濕邪相襲則風寒濕三氣雜合而爲痺矣其開而遇風者以有熱則汗出蓋熱乃火之氣汗乃精血之液因傷其精神是以熱則氣隨汗出而開也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于風寒而發焉○任谷庵曰賊風邪氣不正之邪氣也風寒天之正氣也因有故邪開而汗出故因加而合爲邪病焉○

王子方曰。風傷氣。寒傷神。濕傷精。蓋風傷衛。寒傷榮。而寒水之氣。又傷心火也。濕乃土之邪。氣故傷腎藏之精。是以傷于濕者。則爲痿厥。痿者。骨痿。厥者。腎藏之生氣厥逆。而四支清冷也。

黄帝曰。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無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毋無同惡去聲

內之募原與外之分肉相通

府藏謂氣至氣而藏[illegible]

此言病在內而傷其精氣神也。故邪留而未發者。留于臟府募原之間。則有傷于氣矣。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志有所惡。則傷腎藏之精。心有所慕。則傷心藏之神。血氣內亂。真邪相搏。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病氣而不病形。故視之不見。聽之勿聞。若有似乎鬼神。夫魂游為神。魄降為鬼。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而出謂之魄。精神內傷。則魂魄飛揚。而有似乎鬼神也。

黃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知百病之勝者。知精氣神三者能勝其百病也。知其病之所從生者。知先傷其精氣神而病之所由生也。可祝而已者。先巫之能移精。變氣而通神明也。○王子方曰。上古有十三科。祝由乃其一也。先巫者言上古之能祝由而愈病者。謂之巫醫。故古之醫字從巫。非與師巫之賤役比也。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即上古祝而已病之醫。非醫巫之有二也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于腹中。稸積不行。菀蘊不得常所。使人肢脇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胸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脇之下一寸。重者雞足取之。診視其脉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菀音鬱

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主之常所。有浮沉

衛氣行於于內篇論行俾于外皆謂之失者

淺深及太過不及之別按第七十六之衛氣行章論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外內出入之循度此篇論衛氣始生始出之道路主于皮肉筋骨之間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者也夫衛氣者陽明水穀之悍氣也穀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榮行脉中衛行脉外所謂別出者與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之營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衛氣與宗氣所出之道路各別也兩行者謂榮氣出

榮衛血氣之生始出入本經[illegible]旨而[illegible]流行[illegible]各有[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心神[illegible]

于氣分而行于脉中。衛氣出于脉中而散于脉外。此陰陽血氣交互之妙道也。夫精專者行于經隧之榮血。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藏府相通。外內相貫。環轉無端。終而復始。與榮行脉中。一呼一吸。脉行六寸。日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之道路各別也。所謂榮行脉中。以應呼吸漏下者。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出氣外注于皮膚谿谷之氣。分滲入于孫脉絡脉。化而爲赤者也。五癃篇之所謂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決氣章之所謂精郁津液宗氣

分爲三隧。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内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章之所謂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脉。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爲血。血和則孫脉先滿溢。乃注于絡脉。皆盈。乃注于經脉。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体止。是行于脉中。以應呼吸之營氣。乃中焦所生之津液。隨三焦之出氣。注于皮膚分肉之氣。分滲于孫絡。變化而赤爲血。因息乃行。行有經紀。與營氣篇之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之道路各別也。宗氣積于胸中。

上出于肺。循喉咽。呼則出。吸則入。大肺主皮毛。人一呼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闔。一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此宗氣之應呼吸而司開闔者也。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司晝夜之開闔者也。呼吸之開闔。人之開闔也。晝夜之開闔。應天之開闔也。是以榮氣衛氣之所出所行。各有其道。故曰清濁兩行。榮衛之道。此篇論衛氣之始生始出。從陽明之脈絡。分行于上下四旁。而布散于形身之外。猶積[illegible][illegible]出。猶草木之生長茂盛

于內也。不得常所者。不得所由所主之常處也。要識于上者。取之大迎天突。衝氣之上出者。從胃之大迎任之天突。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下者。取之三里。蓋衝氣之下出者。從胃之三里。而外出于皮膚也。積于中者。取之氣街與季脇之帶脉。蓋衝氣之布于四旁者。從腹之氣街。帶脉之章門。而外出于四旁也。夫衝氣乃胃府水穀所生之氣。足陽明與任脉會于中脘。上會于承漿。與帶脉會于臍之左右。而出于腹氣之街。是陽明所生之氣。從陽明之經脉而出散于皮膚。此衝氣始出之常

所也夫衛爲陽從脉而出由内而外自陰而出于陽衆爲陰從谿谷氣分而入于孫脉經脉自外而内由陽而入于陰此陰陽血氣外内交互之妙道也鷄足者以足緩伸緩縮如鷄足之踐地恭以疏陽明之經脉以通衛氣之所出也彤視其脉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此衛氣留滯于始生之處非稽藴于所行所出之道路故不可取之外穴也此論衛氣始生始出之常所與行陽行陰之度數不同故反論其失常以證明之

黄帝問于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

血氣有先後淺深之分也

色起兩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榮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

此言衛氣從內之脈絡布散于皮肉筋骨之間所各有所在也色者氣之章也兩眉間闕庭中乃肺之部肺合于皮故色起兩眉薄澤知衛氣之病在皮也肌肉者脾土之外合土灌四藏故觀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知衛氣之病在肌肉也榮者血之氣也濡潤也血之液爲汗汗出而濡然者知衛氣之病在血氣也肝主筋而開竅在

目視目色之青黃赤白黑者知衞氣之病在筋也筋合于三陰三陽十二經脈故五色之並見也耳者腎之竅耳焦枯受塵垢者知衞氣之病在骨也夫皮肉筋骨脈外之氣分衞氣出于形身而各在其處也

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輪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

日衞氣門氣血謂外內出入之處也

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沉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之深之間者少之甚之衆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數上聲勝平聲間去聲

此承上文而言衛氣行于皮肉筋骨之間各有所主之部屬也衛氣行于皮膚于四末爲所主之部蓋衛氣出于陽從頭目而下注于手足之五指故以四末爲部也行于肌肉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爲肉之柱柱之爲言主也蓋肉之大分爲谷小分爲谿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臂脛之大肉肉之大分也榮衛大

氣先會于大分之間故以臂臑之肉爲主譬屋宇之有四柱也足少陰分間乃足少陰出于氣街行于分肉之間衛氣者後天水穀之所生也會少陰先天之氣于分間此氣之大會也諸絡者孫脉絡脉也榮氣從絡而行于經脉衛氣從絡而出于皮膚血氣輸轉于諸絡之間故氣血留居則絡脉盛而起矣衛氣之行于骨者在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骨空者津液淖澤注于骨骨屬屈伸補益腦髓髓空在腦後三分顱際銳骨之下益髓之所以補益腦者從尾骶而滲于脊骨從脊骨

而上涉于髓空以入腦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
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
其行九日出于缺盆故衛氣之行于脊者以脊骨爲所
屬也衛氣之行于筋者無分陰陽左右如留溜于手足
其經之筋即爲病之所在蓋衛氣者應天之氣也筋者
厥陰風氣之所主也風者大塊之噫氣充滿于天地之
間故與衛氣相合陰陽左右無處不有若夫皮之部肉
之柱猶天之四方骨之屬猶天之道也百病變化者審
察衛氣爲百病母行于皮肉筋骨之間是以浮沉淺深

各在其處。○余伯榮曰衛氣司晝夜之開闔以應天之氣也。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明日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骶二十二日入脊內其行九日上出缺盆一月而環轉一周是又應月之一月而一周天也。是以月郭空則海水東盛衛氣去形獨居溢水與天氣上下相通日月運行隨天道環轉日月行一度故一歲而一周天月行十三度有奇故一月而一周天此陰陽之環行無息者也。人與天地相參一息不運則失其旋轉之機而為奇恒之病學者玩索而有得焉非惟辭病人以觀死

生運可以通玄門爲養生之秘要

黄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别之奈何伯高對曰人年五十巳上爲老二十巳上爲壯十八巳上爲少六歲巳上爲小

此論衛氣之有盛衰也年少小者衛氣始長年壯者衛氣正盛五十巳上衛氣漸衰㳂應天之氣而有四時生長收藏之盛衰也方盛衰論曰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應秋冬之氣從上而方衰于下少者應春夏之氣從下而方盛于上○王子方曰數始于一成于三三而兩兩之爲

六三而三之成九十八者二九之數也二十者陰陽之生數始也五十者五行之生數終也馬云臺曰十八巳上六歲巳上俱當作巳下

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䐃肉堅皮滿者肥䐃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䐃音囷

此以下論衛氣之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者也腠理者肌肉之文理如豕之精肉條分而有理路理中之白膜曰脂肉外連皮之肥肉曰肥故曰䐃肉堅而皮滿

者肥謂肥在皮之內肉之外故肉堅而皮滿也膏者脂肥之脂膏謂如豕肉之紅白相間而有數層者得膏蓋肥膏之潤于肉內故肉不堅而皮緩也此論衛氣之肥腠理故止論膏而不論肥然先言人有肥者以明膏肥之有別也皮肉不相離者謂肉勝而連于皮肉無膏而外無肥此亦衛氣之盛于肉理者也○任谷庵曰䐃肉者俗名腿肚也蓋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故䐃肉堅則通體之肉堅矣又止言脛而不言臂者氣從下而上也

黄帝曰身之寒温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

任谷庵曰此言衛氣之所以温分肉也膏者肉不堅故其肉淖淖和也言膏與肉之相間而相和者也脂者膝理固密故其肉堅粗理者衛氣外洩故身寒細理者衛氣收藏故身熱

黄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

任氏曰此復申明衛氣之所以肥腠理温分肉也衛氣

盛則腠理肥是以膏者多氣而皮縱緩故能縱腹垂腴
腴者臍下之少腹也肉者身體容大此衛氣盛而滿于
分肉也脂者其身收小此衛氣深沉不能充于分肉以
致脂膜相連而肌肉緊密故其身收小也○余伯榮曰
衛氣之所以溫分肉者充實于肉之理路所謂血氣盛
則充膚熱肉蓋非止溫肌肉而能使肌肉盛滿身體容
大故反覆以申明之

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
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

淸氣滑少故不能大此此別于衆人者也

任谷菴曰此言衛氣與榮血相將充盈于分肉之文理其膏肥之肉止有衛氣而血不榮也膏者衛氣盛故熱而耐寒肉者肌肉豐盛故多血血氣盛則充膚熱肉故充形血隨氣行血氣皆盛是爲榮衛和平脂者肌肉緊密是以血淸氣少故不能大此三者有肥瘦大小之不同故與平人之有別也王子方曰脂者衛氣不充于分肉是以血亦淸少血氣相將而行者也

黃帝曰衆人柰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也血

其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

余伯榮曰此言衛氣之浮沉淺深而各有常所者其形不大不小也衆人者平常之大衆也不能相加者謂血氣和平則皮肉脂膏不能相加于肥大也血脉之浮沉淺深各有常所不能相多于肌肉間也皮肉筋骨各自稱其身故其形不大不小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無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

衛者爲衛
故謂爲氣
今衛爲氣

此言人之血氣當使之無過不及也三者之人有肥大之太過瘦小之不及故當審其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無失衛氣之常經斯為平和之人矣此因衛氣失常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也蓋衛氣至于皮肉筋骨之間浮沉淺深各在其處若獨充盛于皮膚分肉之間而使縱腹垂腴上下容大或浮沉于筋骨之間以致脂不能大皆衛氣之失常也是以浮沉深淺不可勝窮隨變而調其氣命曰上工此篇論衛氣失常以明衛氣所出所循之常所使

後學知陰陽血氣之未始出人爲治道之張本也

玉板篇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于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鎭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惟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

此章論充溢于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孫絡皮膚應天氣之出于地中而布散于天下逆之

則傷其所出之榮腧。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手太陰之絡名曰列缺。手少陰之絡名曰通里。手心主之絡名曰內關。手太陽之絡名曰支正。手陽明之絡名曰偏歷。手少陽之絡名曰外關。足太陽之絡名曰飛揚。足少陽之絡名曰光明。足陽明之絡名曰豐隆。足太陰之絡名曰公孫。足少陰之絡名曰大鍾。足厥陰之絡名曰蠡溝。此十二藏府之大絡。陽走陰而陰走陽。左注右而右注左。與經脈繆處。其氣血布散于四末。溢于皮膚分肉間。不入于經俞。以應天氣之運行于天表。故曰所謂奪其天

鍼夫九鍼之道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小鍼微鍼也亦所以合于天地人者也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故治天下之萬民者亦惟鍼道所合之三才而已○余伯榮曰上章論衛氣從陽明之脉絡而出于膚肉筋骨之間此章論皮膚分肉之血氣從胃之經隧藏府之大絡而出于外即與衛氣相將之榮氣也榮衛血氣雖皆生于胃府水穀之精然外內出入之道路不一學者非潛心玩索不易得也按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銅而作五兵是黃帝時即有五兵矣一弓二殳三矛四

殳。五兵。一云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鎩。

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氣不行。乃發為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為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為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愚者遭其

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

此言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內而出于外少有留滯則漸積而成癰膿如發于外而小者易愈大者多害若留積在內成癰膿而不見者十死一生也喜怒不測飲食不節內因之所傷也是以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不從天地之風寒暑濕乃積微之所生也是猶兩軍相當旗幟相

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非須臾之可得也故聖人勿使已成而明為良方著之竹帛使後學之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為其不予遭而成十死一生之證也遭過也言其已形而不予遭癰已成而不予見此癰生于藏府之間而不與我見乃多死少生之候也○余伯榮曰按本經及素問論所生癰疽多因于風寒外邪有傷榮衛留積而成癰膿此因內傷喜怒飲食故曰不從天下不從地出

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道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

余伯榮曰。此言癰發于外而可見者。有大小之難易也。雖小而以小鍼治之者。其功小而易成。雖大而以大鍼治之者。多有逆死之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惟砭石鈹鋒之所取也。蓋小而淺者。以砭石取膿。大而深者。以鈹鋒取之。鈹鍼。大鍼也。

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

腹鳴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 内叶訥

此言癰發于外而大者有逆順死生之分焉夫皮脉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癰發于皮肉筋骨之間其氣外行者爲順若反逆于内則逆傷其藏矣如白眼青黑眼小肺肝腎三藏之氣傷也内藥而嘔胃氣敗也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腹痛渴甚脾氣絶也太陽爲諸陽主氣肩項中不便陽氣傷也在心主言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音

面色脫心藏傷也死此五逆者死除此五者爲順矣

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

此言血氣之逆于經脈者不過半月而死也夫血氣留滞而成癰膿者積微之所生其所由來者漸矣若失其旋轉之機又不待成癰而有逆死之害諸病者謂凡病

多生于榮衛血氣之不調非獨癰腫也如腹脹身熱脈大者逆傷于脾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者逆傷于腎也肝主藏血衄而不止逆傷肝也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咳而溲血形脫其脈小勁逆傷肺也夫心主血脈肺者心之蓋欬形脫身熱脈小以疾逆傷心也夫血脈者五藏之所生也血氣逆則失其旋轉之機而反傷其藏真矣經脈應地之經水水以應月不過十五日而死者隨月之空虛而死不能終周天之數矣○王子方曰甚與家鑿井度月影以取泉

其腹大脹四末清形脫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過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 飧叶孫

此言氣血之逆于氣分者不過一周時而死矣夫皮膚分肉之氣血從胃府而注于藏府之大絡從大絡而出于孫絡從孫絡而外滲于皮膚如腹大脹四肢清形脫泄甚是逆于胃之大絡不得出于皮膚充于四體也腹

脹便血。其脈大時絕。逆于腎絡也。欬溲血形肉脫。脈搏。逆于肺絡也。唾血胸滿引背。脈小而疾。逆于心絡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逆于肝脾之絡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五藏之大絡。海之所以行雲氣于天下之道路也。水天之氣。上下相通。一晝一夜。遶地環轉一周。如逆而不行。則開闔已息。是以不過一周而死矣。夫人皮以應天。皮膚之氣血。逆而不行。不過一周而死。工不察此天運之大道。如逆傷其氣。遲則死于家中。速則死于堂上矣。○任谷庵曰。以上論人之氣血。參合天地之

道逆行無息者也。少有留滯，或漸積而成痺癥，或一息

不續即爲脊裏之病。

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于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劍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

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闚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禁令民勿敢犯也闚窺同

此言胃府所生之氣血如雲氣之布散于天下者從藏

府之經脈布于四末充于皮膚分肉之間不入于經俞者也驗大也言鍼道之大配乎天地也上數天度應天之數也下度地紀應地之經也內別五藏應五運之在中也外交六府應六氣之在外也經脈二十八會脈度之十六丈二尺也此言小鍼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順逆出入之會可傳于後世無有終時者若不察此三才之大道反逆傷其旋轉之機又勝五兵之殺人矣大絡者十二藏府之經別也五里者手陽明之穴在肘上三寸蓋藏府之大絡

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手陽明之大絡與手陽明之經相干循五里而散于尺膚夫藏爲陰府爲陽經脉爲陰皮膚爲陽手陽明者手太陰之府也五藏之血氣行于脉中者因胃氣而至于手太陰以應尺寸之脉五藏之氣血行于脉外者因胃氣而出于手陽明之絡以應于尺膚是以脉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脉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善調尺者不待于寸此十二藏府之血氣行于經脉皮膚之外內者大會于手太陰陽明也故逆之五里中道而止至者迎其氣之至也往者追其氣之行也故五

至而迎其五藏之氣至即已若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洩于外矣五藏各有五輸五五二十五輸若皆取之則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由命之自絕壽之自傾實所以殺生人也闚者窺候其所出也門者衛氣篇之所謂契紹之門戶乃氣血從孫絡而出于皮膚之門也故候其氣之出門而刺之者精瀉而死于家中入門而逆刺于絡內者即死于醫者之堂上也夫天氣一日一夜遶地環轉一周逆則不過一周而死况鍼刺之傷乎是以著之玉板以為重寶傳之後世以為刺

禁令民勿敢犯也。○任谷庵曰。人之皮表以應天經脉。應地之經水。天氣運行于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升降出入。環轉無端。而人亦應之。膚表之氣血。從五藏之大絡。而出于皮膚分肉之外。復從手足之指井而溜于營。注于輸。行于經。而與經脉中之血氣相合于肘膝之間。此人合天地陰陽。環轉出入之大道也。故曰五往而藏之氣盡矣。謂迎之五里。復五往而追之。則五藏之氣盡洩于外。蓋謂皮膚之氣血。由五藏之所出也。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此謂奪其天氣。謂手足五輸之氣血。從

皮膚之所入也若盡取其五藏之五輸則竭其輸中之血而奪其皮表之天氣也血氣之生始出入參合天地陰陽乃端本澄源之學大有裨于治道學者當以爲首務焉○余伯榮曰按內經論經脈之血氣曰藏之金匱論皮膚分肉之血氣曰著之玉板蓋因金玉之貴白而分血氣之陰陽也類而推之如金銀花玉不留行花開黃白胸懸君即用之以行氣血張仲景以雞卵黃治血卵白治氣此皆體先聖之遺意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事物之理用之不窮矣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歧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歧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歧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歧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歧伯曰病與脉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歧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

余伯榮曰此承上章復論刺有五禁五奪五過五逆以爲刺禁令民勿犯者也五過者五藏外合之皮脉肉筋骨有邪正虛實宜平調之如補寫過度是爲五過九宜

者九鍼之論各有所宜神而明之是為九宜

黃帝曰何為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歧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發矇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通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是謂五禁

余氏曰天之十干始于甲乙終于壬癸故甲乙以應頭壬癸以應足丙丁應身半以上庚辛應身半以下配天之四時也戊己屬土故乘于四季夫甲為陽木乙為陰木自乘者陰陽自合并化氣也發矇振埃者所以通氣

氣之所尚皆以神氣前次說見卷一

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通氣者。通五運之化氣也

天干自乘黃爲取氣之卷。

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

余氏曰。形肉血氣已虛脫者。雖有實邪。皆不可寫。

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䐃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衃。血衃篤

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余氏曰熱病脈靜者陽病見陰脈也汗已出脈盛躁者陰熱之邪不從汗解陰液去而邪反盛也病甚者脈宜沉病反洪大者陰泄于下陽盛于上陰陽上下之相離也著痺不移䐃肉破身熱者濕邪傷形久而化熱脈偏絕者脾胃之氣敗也涸者陰虛之邪奪形者邪傷形也如但熱不寒之瘧氣內藏于心而外溢于分肉之間令人消爍脫肉夫心主血而血脈榮于色色夭然白反後下衃血篤重者形氣消于外血液脫于內血氣竭內之

離脫也。寒熱奪形。脈堅搏者。寒熱之邪盛而正氣傷也。

此爲五逆。皆不可刺也。

動輸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脈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淸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

反衰。其餘氣衰散以上逆。故其行微。

此章論榮衛宗氣。循度行於經脉之外內。衝脉行於足少陰陽明之經。而出於腹氣街氣之街。以明血氣之行於經脉皮膚之間。交相和平俞應者也。帝問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者。謂手太陰之太淵經渠。足陽明之人迎衝陽。足少陰太谿之動脉也。伯言是明胃脉者。謂胃為五臟六府之海。其營衛宗氣。皆胃府穀精之所生也。清氣上注於肺者。營氣宗氣也。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者。脉氣隨三陰三陽之氣而行也。其行也以息往來

言邪之[illegible]
實如水

者人一呼一吸脉行六寸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八百十丈爲一周也帝問氣之道於寸口上十焉息者乃營氣衛氣宗氣盡走於息道而變見於寸口也下八焉伏者謂流溢於中之榮血下伏於胞中故如水之下岸也按本經營氣篇日營氣之道內穀爲實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夫帝言下伏之營血有入是精專而行於經隧之營止二分矣夫營氣行於脉中衛氣行於脉外宗氣兩行營衛之道此經脉外內之氣相爲和平而

二分行于脈出二分求于腹中二分行于經隧二分出于氣街則經脈外內之血勻等矣

有形之營血分行於外內亦相爲勻等者也夫衝脈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滲皮毛此下伏於腿中之血半隨衝脈而行於脈內半隨衝脈而散於皮膚又足陽明之脈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而出於腹氣之街衝脈與少陰之大絡循陰股而下出於脛氣之街夫循專者二分行於經隧隨衝脈者二分出於氣街是經脈外內之氣血相爲勻等矣皮膚之氣血從指井而溜注於營俞脈中之血氣從本標而外出於膚表從道往還

寅方營氣少行手太陰嘆滿下之下行別故者復陽而循復至之

莫知其極矣伯言氣之離藏卒然如弓弩之發者謂五藏之氣至於手太陰而變見於寸口者應手而動若弓弩之發弦上於魚際則動氣衰而無動脈矣其餘氣衰散以逆上者謂餘氣分散而上注於手陽明大腸之經故其脈上魚而其行微緩也此言五藏之氣因胃氣而至於手太陰脈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常營無已終而復始環轉之無端也

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

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脉小者為逆。陰病而陰脉大者為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〻順音犬）

此言陽明之氣。絡而獨動不休者也。陰陽繫日月論曰。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又曰兩火合并。故為陽明。是陽明主燥金之氣。而又有悍熱之火氣也。胃氣上注於肺者。胃府所生之營氣宗氣。上注於肺。而行於經脈之外內。以應呼吸漏下。其悍熱之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顑。下客主人。循牙車。此陽明之悍

十二經所之本標也而下頭氣胃氣之街

氣上走空竅行於皮膚之氣分而下合於陽明之脈中幷下人迎此胃府所生之悍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蓋身半以上爲陽身半以下爲陰謂在上之人迎在下之衝陽其動之相應也故陽病而陽脈小陰脈大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陽脈小者爲逆故陰陽上下靜則俱靜動則俱動若引繩墨如相傾而不相應者則爲病矣按上章曰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脈間乃足陽明之脈其支者下人迎入缺盆循

缺盆下乳內廉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下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循股外廉至足跗上大胃之悍氣合陽明之脈而下人迎挾臍入氣街中則與衝脈相合而出於腹氣之街矣其下行而出於足跗者動於衝陽而上與人迎之相應也

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脉

衛氣本下出于五指乃後天所生之悍氣進

之常動者也。邪斜同

此言流溢于之血氣。一從衝脉與足少陰之大絡而下出于足脛之氣街循陰股內廉者血氣出于皮膚仍循少陰之經而行也斜入踝中者與太陽之承山踝上以下也。其別者乃少陰之支絡別走于踝跗上入大指之間而散于十指之絡是以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蓋陰陽二氣本于先天之水火藏于腎藏出于下而升于上也。夫衛氣者陽明所生之氣也。上節論衛氣之別走陽明合于人迎是從膺胸脇腹

而下至跗上出左右之動脈與衝脈會于跗間則陽明之血氣隨衝脈而出于腹氣之街矣此節論衝脈與少陰出于脛氣之街并手足十二經之本標止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榮衛之行從本而入從標而出上下相貫如環無端其腹氣之街脛氣之街乃別出陽明少陰之血氣不在十二經脈本標之內故別提出陽明少陰之動輸焉

黃帝曰榮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

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此之謂也。

此申明經脈之血氣。從四街而出。行于脈外皮膚分肉之氣血。從四末而入。行于脈中。上下相貫。環轉之無端也。四末者。四肢之秒末。手足之指井也。其脈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輸陰陽之道者。血氣從此所行之道路也。相輸之會。氣從合者。謂皮膚之氣血。從四末而溜于

此論營衛氣皆合于而手絡十二經脉之本標此乎頭氣胸氣之街與後論少陰陽明所生之血氣出于營氣脉絡二篇前章論經脉之血氣外出于皮膚此衛絡皮膚之氣血循注于脉將

脉中輸行于經而與脉中之血氣相會入于肘膝之間而與脉中之血氣相合故曰四末解則氣從合蓋假風寒之邪以明四末乃陰陽之會氣從此而所入之大絡也如因邪氣所阻則手足懈惰而道路不通氣何由而環轉如四末和解則氣血輸會于脉中而還轉于氣街矣夫經脉者內連于藏府外絡于形身外內出入常營無已絡脉者乃經脉之支別如江河之支流至稍秒而有盡也四街者氣之徑路也故絡絶則徑通手足十二經之本標出于頭氣之街胸氣之街腸胃所生之血氣

復出于腠氣之衝。少陰所藏之血氣。復出于脈氣之衝。此經脉中之血氣。復從絡脉之盡處。出于氣衝而行于皮膚分肉之外也。此榮衛之行于皮膚經脉之外內。上下相貫。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也。○王子方曰。本經云營行脉中。衛行脉外。又曰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精氣之營于經者爲營氣。今復言營衛之行。環轉于經脉之外內。豈經義自相矛盾與。曰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氣之晝明。天道右旋。地道左轉。天運于地之外。又相逆順而行。應營氣行于脉中。衛氣行于脈外。外內清

閒之不留于也然天氣運行于地之外而復通貫于地中有四時之寒暑往來生長收藏此天氣陰陽之氣上下外降外內出入有分有合環轉無端是以榮衛之行環轉于皮膚經脈之外內者應天地之氣交也夫所謂營行脈中者始于手太陰肺終于足厥陰肝腹走手而手走頭頭走足而足走腹一脈流通終而復始此營血之行于脈中也又別出兩行營衛之道清者為榮濁者為衛營行脈中衛行脈外營于脈中者衛于手足之十二經脈及陰蹻陽蹻任脈督脈合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晝

行二十五度夜行二十五度度應呼吸漏下者此榮氣之行于脉中也衛氣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榮氣衛氣各走其道清濁外内之不相干也蓋太手足之三陰三陽十二經脉皆從指井所出而營于五藏之二十五腧六府之三十六腧夫指井乃爪甲如井許乃血肉筋骨之盡處血氣皆從何來而曰所出爲井耶蓋受皮膚之氣血從此而溜注于脉中十二經脉之血氣皆從此而生出故曰所出爲井所溜爲營所注爲腧所行爲經也充膚熱肉之氣血歸隨夫營衛將而行闕

溜于經脉之中故曰榮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周末於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夫宗氣半行于脉中半行于脉外營血半營于經隧半營于皮膚營氣行于脉中衛氣行于脉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猶兩儀四象之定體血氣貫通于外內應天地之氣交一息不運則生化滅矣夫皮膚氣分爲陽經脉血分爲陰陽走陽而陰走陰此陰陽之相離也陰出于陽陽入于陰此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道有離而有合也若行于陽者止行于陽行于陰者止行于陰無外內出入之神機而生化亦滅矣陰

湯之與會心者明之○余伯榮曰五亂脈論言衛氣亂脈是謂大悗衛氣逆爲脈脹衛氣並脈循分爲膚脹若衛氣行于脈內豈非亂脈乎日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謂脈內之血氣順行而脈外之氣血逆轉行有逆順乃得天地之和衛氣亂脈者謂衛氣順脈而行也若夫環轉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正所謂交相逆順而行又何亂之有

五味篇六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悗悶同

任谷庵曰。按五運行大論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是五藏本于五味之所生。而生外合之筋骨血肉也。是以五味入口。而各有所走。夫心主血。腎主骨。苦乃火

之味鹹乃水之味若走骨而鹹走血者陰陽水火之交
濟也肺主氣故辛走氣
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氣澁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
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
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
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
任氏曰五味陰陽之用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
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
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是發散涌泄之中而又有收散

緩急之性矣上焦開發宣五穀味中焦出氣如露以行水穀之津酸氣收濇故弗能出于上之兩焦不出則留于胃而流于下焦注于膀胱矣膀胱爲腎之室腎合于中故膀胱之體質脆薄以濡得酸則易于縮綣縮則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爲癃閉陰者前陰積筋者宗筋也宗筋者筋之主也酸入于宗筋故走筋也按經筋章云足厥陰之筋上循陰股結于陰器絡諸筋其病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于內則不起傷于寒則陰縮入傷于熱則縱挺不收是足厥陰肝經主宗筋而會合于通體

之節。

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

汪氏曰。中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為血。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脉者。鹹性之上湧也。注于脉則走于血氣矣。血者。中焦之汁。奉心神而化赤。鹹乃寒水之

水故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燥結而胃中之汁以滋之胃中汁竭則咽路焦枯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路鹹氣上走于中焦故走血王乎曰胃府水穀之精汁化而爲赤營于脈中人一呼一吸脈行六寸者血氣之流行也呼吸不已血氣之行無少停息故血凝則胃中之汁注之以資其流行

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薑韭之氣熏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

辛入而與汗俱出

任氏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辛走氣故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中焦之氣而營諸表陽者也夫營衛之氣生于中焦皆從上而出故薑韮之氣上熏則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則爲洞心辛與上焦之氣俱行于表陽則開發皮膚而汗出○俞伯榮曰辛氣留于心下而上熏則爲洞心與氣俱行則與汗共并而出蓋汗乃中焦水穀之液也○王子方曰論五味而曰氣者味之性也

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

任谷庵曰炎上作苦君火之味也故五穀之氣皆不能勝之苦性下泄故入于下脘三焦者少陽相火也苦性寒故三焦之道皆閉塞不通三焦不通則入胃之水穀不得通調布散故變而爲嘔也夫腎主骨腎爲寒水之藏苦性寒故走骨同氣相感也然苦乃火味故入于下

而復出于上以其性下泄而上涌也○余伯榮曰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標陽而本寒也炎上作苦而苦寒下泄此少陰之味也故能從本從標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是以味合五行氣合三陰三陽之六氣

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任谷庵曰。稼穡作甘。坤土之味也。坤德柔順。其氣緩。小太陰濕土主氣。故令人柔潤。柔者土之性。潤乃濕之氣也。夫蟲乃陰類。胃乃陽明燥熱之氣。若胃柔而蟲湧。蟲動而上入于胃矣。蟲上食。故令人悗心。土氣外主于肌肉。故甘走肉。○馬玄臺曰。悗當作悶。